



新的家乡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新的家鄉

張錫輝著

(漢文版)

＊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

成都人民中路

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＊

開本787×1092毫米1/50・印張20/25・字數9,000

1960年5月第一版 1960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—600 定價：8分

統一書號：M7140·51

新的家乡

張錫輝

一

熄灯号早吹过了。

初春的夜晚，窗外的風①和諧而又有節奏的吹拂着，为入睡的高原战士唱着②催眠曲。

“老兵”梁志平，在床上翻來复去的总是睡不着。这倒不是因为天气太冷，也不是他害了③失眠症。拿咱連小衛生員的話來說：他一切都很正常。告訴你，要是在往

常，說誇張一點，這小伙子一上床，不到三十秒，保險就拉開④

“風箱”了。你就是在他耳邊放鞭炮，或者把他抬下⑤雅礮江，也不會把他驚醒！

梁志平今年剛剛二十歲，大家稱他“老兵”，因為他是1955年入伍當兵的。按照兵役法，到今年“三月一日”不折不扣，整整超服役期一年啦。親愛的讀者，也許你會說：梁志平夜晚睡不着，可能是想家吧！假如你真的這樣下結論的話，那麼，你就完全想錯了。

今天上午，指導員吳青同志，
在軍人大會上，對留隊超期服役
和⑥退伍戰士在高原安家的問題，
作了動員報告。這對“老兵”梁志
平來說，誰走誰留，他已猜准七八
成。至於他自己，更是早就猜中
啦！那就是：在高原安家。

指導員剛講完話，很多人還沒
有走出會場，這小伙子一溜溜回寢
室，就寫開大字報啦。高小生嘛！
寫起東西來利索得很，三筆兩下
子，就寫成了一首快板詩：
高原本是好地方，

藏胞热情又善良；
牛羊成羣肥又壯，
金銀銅鐵遍地藏。
人烟稀少气候涼，
沒有鐵路公路網。
如今轉業下地方，
建設祖國新康藏；
共產黨員打前哨，
決心高原建家鄉。

接着，在大字報下面寫了个
“老兵”梁志平。

大字報貼出去以後，不到一刻
鐘，營房過道上擠滿了看大字報的

人。噫，我的老天！比看什么稀奇事情还热闹。全连人员个个连声叫好。接着全连也就掀起了一个表决心的高潮。老营长打电话来表扬了梁志平，说他是营内的标兵。这下小伙子的劲头更大了。谈起在高原安家，他就眉飞色舞，心里乐开花啦！

可是，今晚他刚上床，一下子就想起他爱人林小惠来。从去年出去执行任务起，他俩就没有通信了。回来后又正碰上大闹文化革命，那兒还有工夫去想未婚妻呢？

現在，他一想起她，頓時臉上覺得熱乎乎的。是呵，特別是今后要在康藏高原“安家”了，這就關係着兩個人的問題，更應當給人家捎個一言半語才是。可是，天知道林小惠會想些啥？！

二

窗外，狂怒的風雪，無休止地嗚嗚的吹着，室內的同志，都睡熟了。已經是換第三班哨的時候，從門外傳來一陣沙沙的腳步聲，忽而又漸漸地消失了。

梁志平輕輕掀開被子，穿好衣

服，隨手又把大衣披在身上。借着窗外透進的昏暗月光，他^⑦躡手躡足地走到靠牆的長方桌旁邊，從衣袋里掏出火柴把蠟燭點燃，借着燭光，向熟睡的同志們，從右向左的看了一遍。然後，小心地坐在凳子上思索着信上要寫些什麼。他兩眼盯住桌上放的十六開的信紙和英雄牌金筆。金筆，是他參軍那天林小惠送給他的紀念品。見物思人，他不覺臉上又發起燒來了。於是，梁志平拿過沒有一點兒綢紋的信紙，握住筆，開始在微弱的燭光下，刷刷

地寫开了。



“小惠：

“快十个月沒有給妳寫信了。

真对不起！時間是長了一点，但這些日子，我們成天跟土匪斗，哪有空時間給妳寫信呢？！

“告訴妳，我要退伍啦。要不是去年負傷和這倒霉的風濕病，誰願意離開連隊。提起連隊，拿藏胞的話來說，真是‘亞摩亞摩’^①的。一下子要離開它，我真有些舍不得，心里怪難受的。

“就以這次大鬧文化革命來說吧，指導員說：每個戰士都要當上秀才，人人文武雙全。大家一定要拿出打土匪的勁來，摘掉文盲帽

子。你不学？不学就‘强迫’。嘿，真新鲜！小惠：妳还记得嗎？在我八歲那年，我倆在一个寒冷的早晨，給地主李拐腿拾糞时，路过小学校的門口，看到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讀書，妳不是也想有那么一天嗎？那时候，對我們这些窮人來說，想讀書真象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現在，可好啦！我已把文盲帽子摘掉啦，还上了高小班。說真的，这样的‘强迫’，我真願來上一千个甚至一万个。”

寫到这里，梁志平从抽屜內取

出烟斗，裝上一袋毛烟，在燭火上燃着，絲絲地吸了两大口。轉过头去，看着熟睡的同志們。忽然，最左边的何永安——綽号大力士，高叫了一声毛主席。翻了个身，又安靜地睡着了。梁志平不禁暗暗地笑了笑，埋着头又繼續寫道：

“不几天，我要和同志們告別啦。这些比兄弟还親、并肩作过战的同志們，就不能經常看到了，妳想我会多難受啊！

“我还清楚地記得，一天晚上，在同駐地的行軍中，两只腿冷

得好疼啊！第二天早晨仍然得赶路，可是毛病还没好，骨头里边好象插进了一把刀子似的，走上两步，疼得我两眼直冒金花。风雪又好象诚心跟人开玩笑，吹啊，吼啊，一个劲儿的跟人胡缠；大片的雪花、直向脸上扑打，有时会使人气都喘不过来。走着走着，路全被雪掩盖着了，抬头一看，眼前是白⑧皑皑的一片，不知从那里上去。这下可把人气毛啦！我捏紧两个拳头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着膝盖和小腿直捶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这⑨病

魔趕跑，好^⑩利利落落的走路。唉呀！不捶還好，一捶更遭啦。病魔沒有趕走，却被眼尖的班長看見了。只見他向旁邊的同志說了句什麼話，那兩個大力士立刻就過來了——他們不分清紅皂白，也不容人辯解，架着我就走。就這樣，兩個人一步一步地把我架過了大山。小惠！妳想想，誰願意讓人架着走？人人都是刀刀槍槍、彈藥、干糧掛滿一身，加以又是上山下坡……”

梁志平望着越燃越旺的燭火，思索了一會兒，^⑪情不自禁地笑

了。他輕輕地彈去早已熄滅了的烟灰，重新裝上一袋烟，又慢慢地吸了起來。

“我得告訴妳哩”。他又接着寫道：“小惠呀！退伍后我打算不回家了。還想把妳接來哩，你會同意嗎？其實，我想，妳早就想來啦。對嗎？！”

“高原這地方，景致真美呵！什麼煤啦，鐵啦，金子啦……還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礦藏，簡直是多極啦！好多地質勘探人員，帶着各種儀器，成天价地山上山下，尋找地

下宝藏。他們一會兒這兒敲敲，一會兒又那兒打打，邊工作，邊唱歌，嘿，那才真有意思呢。

“說起土地，只要到過高原的人，誰能不說它好。只說從折多山的山腳向西北延伸的山谷地帶，一片一片的，盡是黑油油的肥土。比起我們家鄉的土地來，並不差好多，甚至還要好。小惠，妳是農村長大的，要是看到這些肥沃的土地，一定會贊不絕口，歡喜得跳起來？！我幾乎每天都要捏點泥土在手里聞聞它的那股說不出來的香味。